



校園裡長出了一棵向日葵

慈濟大學見晴醫療服務隊十年

文／吳宛霖 封面繪圖／Kaixin Chen
策畫出版／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出版／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

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策畫出版《校園裡長出了一棵向日葵——慈濟大學見晴醫療服務隊十年》，全書紀錄一群東海岸的醫學生，在生命最盛的青春歲月，在課業最繁重的四年級，頂著醫學系光環，懷著忐忑懵懂的心，走入恰逢寒冬的見晴，就在這部落，醫學生與孩子們從陌生到想念，攜手踏上了充滿驚喜的學習旅程，這群醫學生為部落的孩子打開了另一扇學習的窗，現在，就請跟隨作者溫暖的筆觸，見證醫學生們在花蓮偏鄉的動人身影及助人篇章。



書名緣起：

有一天，見晴國小的校園裡突然長出了一棵向日葵，小朋友們不可置信的要留著這朵向日葵讓她（見晴服務隊帶隊的姐姐）看，大家排班輪流每天去澆水照顧，但是那一陣子她真的比較忙碌，落了一次出隊，再去的時候那朵向日葵已經謝了！雖然沒有親眼看到這朵奇妙的向日葵，但是小朋友們依然帶著她到那棵向日葵原本開花的地方，大家七嘴八舌的形容給她聽，讓她感受到孩子對她的重視與在乎，還有那平常似乎感受不到，卻在關鍵時刻，發現孩子已經將自己種在他們的心田裡了。



見晴服務隊新生代的學弟妹仍如小太陽般，將愛與熱情不斷延續，圖為 2018 年寒假營隊團體照。



加入一件美好的事

每次的準備，都是為了有完美的出隊，理想目標很多：希望孩子可以喜歡努力準備的課程、希望孩子不無聊、希望孩子有進步、希望孩子可以感受到被愛、希望孩子更能照顧自己、多吸收一些衛生觀念讓自己更健康，甚至影響父母，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參加，最大的動力，還是被需要的感覺。

「部落的孩子總是很容易跟我們建立感情，這是一種被擁戴的感覺，當你可以揹著他們的時候，你對他們就不一樣了，他們需要你！第一次有這麼多小朋友需要你，這是之前沒有遇過的心情。」九九級的潘哲毅（現服役中），是小朋友口中的「史迪奇葛格」，他不喜歡用「服務」這個名稱，他覺得「服務」好像有上對下的感覺，他來見晴，其實就是來加入一件「美好的事」。

潘哲毅笑說，「其實就是一種虛榮感！」每當一下遊覽車，小朋友將他團團圍住，「史迪奇葛格」的呼喊聲此起彼落，就感覺到頭頂升起一圈光環。「其實想留在服務隊，不能說自己多麼有服務的熱情，而是見晴給了我一份光環，就是那一份虛榮



因為走進部落，一群醫學院的學生與部落孩子們從陌生到想念，攜手踏上了充滿驚喜的學習旅程。左起 MED96 林書蔓、MED93 許喬琳、MED96 彭瓊慧。註：本書未標示照片提供者皆為蔡斗元先生、見晴醫療服務隊所提供。Med + 數字（如 Med96）是指慈大醫學系入學的屆別，數字係指入學年。）



孩子們最期待的就是寒假營隊每天的早操帶動唱，大哥哥大姊姊總將時下的流行歌曲，編入舞蹈，一起歡樂唱跳。

心，是她給我的！」喜歡待在部落的心情，就是哲毅說「被捧在手心」的感覺。潘哲毅參加過扶根社、快健社、人醫社，最後在醫療服務隊投入最多心血，就是在這裡找到了歸屬感。有時候下午沒課，他就自己騎了一個小時的車去見晴，「就好像你有朋友在那裡，想去看看他們！」他會去幾個比較熟的小朋友家，先跟小朋友的阿嬤聊天，等小朋友們放學，然後會去關心幾個學生。「我對某家比較熟，有三兄弟跟一個妹妹。爸爸在西部工作，他們明顯比較火爆。」、「我喜歡那時候單純的自己，只是單純想要去、喜歡那裡，而不是想要改變什麼、或想要發生什麼。」、「我其實很想跟他們做朋友，只是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把我當朋友，我在這個地方、這個國小找到歸屬感。」他自嘲說，大三因為解剖課課業繁重而暫停服務隊，大四接了隊長，興高采烈回到見晴時，發現叫史迪奇葛格的人變少了，小朋友們有了「新歡」，自己頓時感到非常失落。

喜歡小孩的潘哲毅依賴著孩子們的需要，和孩子玩在一起感到快樂；而「冷靜自持」、承認「其實沒有那麼喜歡小孩」的林偉琳，在與小朋友的互動中，也不知不覺接受了那份最純真的友情。剛開始出隊時，遇到有理說不清的小朋友，偉琳心裡常常會有「到底想怎樣……」的不耐煩，所以他最喜歡的任務就是當「值星官」，因為值星官通常扮黑臉，負責管秩序，加上自認比較兇，很適合手插背後去巡堂。



「兇完他們，他們就很討厭你，後來身分換了，我當隊輔的時候，他們就會記得『你之前兇過我』，就不理我了。」不過最令他感動的，是某一年寒假，他再度當大家討厭的值星官，營隊結束前一晚的營火晚會，每個小朋友會有三顆星星貼紙，可以貼在最喜歡的哥哥姊姊身上，結果整個晚會下來，林偉琳發現，自己明明就是被討厭的值星官，但卻獲得了最多的星星。

九三級的隊長連子賢（現為義大醫院家醫科主治醫師）永遠記得某一年的寒假，出隊剛好遇到她的生日，她在司令臺前跟小朋友們分享完畢要離開時，所有小朋友們一起對她唱生日快樂歌，唱完國語的「普通版」後還接著唱原住民語的「進階版」，原住民小朋友們美妙的歌聲在冬天裡格外溫暖，完全融化她的少女心，讓她感動久久無法忘懷。

當一年一年的相處，感情慢慢滋長，生命產生連結，彼此牽絆，早就分不清到底是誰給得多、誰受得多。這些小朋友就如同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樣。像潘哲毅總覺得有朋友在那兒，就自己騎著摩托車過去的不少，有晚上跑去陪小朋友打籃球的、有幫忙教電腦的，甚至還有從花蓮市騎著腳踏車過去的「鐵人學長」，只為去看看那裡的孩子。因而除了固定的服務時間，其他對孩子們「重要的日子」，譬如村校聯合運動會、畢業典禮，慈濟大學的哥哥姊姊們一定組成「親友團」、「加油團」、「應援團」，小朋友跑步的時候聲嘶力竭的加油，甚至最後變成工作人員幫忙吹哨鳴槍；畢業典禮時許多大學



MED94 林偉琳帶著孩子玩多人跳繩的遊戲。



服務隊因家訪發現一位孩子有視力障礙，而邀來當時慈濟的許明木醫師前往部落看診，後續亦安排至花蓮慈院就醫，讓孩子重拾光明。(左起為李健璋、潘哲毅、許明木醫師、王日然老師、蔡斗元及陳其延)

男生哭得比小朋友還傷心，常被同學取笑，只能不好意思的說，自己當年畢業都沒流這麼多眼淚……。

「我祈禱擁有一顆透明的心靈，和會流淚的眼睛，給我再去相信的勇氣……」有一次營火晚會結束前，隊員們將所有小朋友們與大人們集合在司令臺前，由三位大哥哥唱著〈夜空中最亮的星〉，並合唱大家最喜歡的樂團「五月天」的〈天使〉——獻給這群大哥哥大姊姊心中的小天使們。

隊員們知道，「其實有時候我們也會迷惘，不知道這樣子的陪伴到底能不能為他們帶來什麼好的改變，但是其實到最後發現，不一定是孩子們依賴著我們而已，其實我們也很依賴著孩子」，跟著小朋友們一起，彷彿重新當一次小孩、重新一起成長一次，也學會很多事情，因為「你就是我的天使、保護著我的天使，從此我再沒有憂傷。你就是我的天使、給我快樂的天使，甚至我學會了飛翔，飛過人間的無常，才懂愛才是寶藏；不管世界變得怎麼樣，只要有你，就會是天堂！」🕊